



心學釋義

——寫在「宋明心學評述」出版之前——

甲
凱
著



古人言「心」，每賦予多方面之意義，有以心爲道之本原者，易復：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」復者，反本之謂，即指天地之道以心爲本。有以心爲感情者，易、旅：「我心不快。」詩、小雅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」皆是。亦有以心爲人類之意志者。易、繫辭：「心，氣之君也」指此。質言之，心統身意，應包括知覺，感情與意志。荀子解蔽篇：「心者形之君，而神明之主也。」又云：「人何以知道？曰：『心』；心何以知？曰：『虛一而靜』。」孟子亦言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，知其性則知天矣。」我國儒家哲學，雖以人生倫理爲主要討論之對象，然形而上之心性問題，自荀孟啓其端，至宋明而漸入精微，言「心學」，宜自此始，茲略舉宋儒之心說以明之：

(一)邵百源：邵雍、字堯夫，號康節，人稱百源先生。邵氏之學以圖書象數顯於世，然亦談心性。其觀物外篇云：

「先天之學，心也；後天之學，迹也。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。」

先天卦位圖說云：

「先天學，心法也。圖皆從中起，萬化萬事生於心也。」漁樵問答云：

「物莫大於天地，天地生於太極，太極即是吾心，太極所生之萬化萬事，即吾之萬化萬事也。故曰天地之道備於人。」

凡此乃以心是能生，心法是所生之法，類似佛教所謂：「萬物唯一心，心外無別法」之主觀唯心論。然邵子不許佛氏之說，亦未見以自然界爲精神界，以非我爲我，其意不外謂自然界之現象與精神界之現象，全從同一理法而生，大宇宙與小宇宙，可對比研究而已。

(二)張橫渠：張載，字子厚，世稱橫渠先生。其論心性見於正蒙太和篇：

「由太虛有天之名，由氣化有道之名。合虛與氣，有性之名；合性與知覺，有心之名。」（全集卷二）

橫渠以心即性與知覺，而知覺則貴乎能破除我與非我之界限，以使個體與宇宙合一，正蒙大心篇：

「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。物有本體，則心爲有外。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，聖人盡性，不以聞見皓其心。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。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。天大無外，故有外之心，不足以合天心。」

橫渠「天人合一」之思想，不過擴大其心，使無所

不包而已，並非主觀之唯心論，因依其說，客觀之世界，仍可離主觀而存在也。

(二)程：程顥，字伯淳，世稱明道先生。程頤，字正叔，世稱伊川先生。昆仲俱以周濂溪為師，以邵康節為友，又與張橫渠為戚屬，故二程之學，舊皆視之為一家，然以「心性論」觀之，二程各有旨趣伊川重「理」，與朱熹為宋理學之正統派；明道重「識仁」，則與陸王心學相近也。

甲、明道之心性說：「明道論心性以「識仁」為主，其於仁之解釋最有獨到處。語錄云：

「觀鷄雛可以觀仁。」

又云：

「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狀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莫非已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剛毅木訥，質之近乎仁也；力行，學之近乎仁也；若夫至仁，則天地為一身。」

此所謂「至仁」亦即橫渠所言天人合一之「大心」，識仁始可為天地立心，識仁篇：

「學者須先識仁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，義、禮、智、信、皆仁也。識得此理，以誠敬存之而已；不須防檢，不須窮索。若心懈，則有防；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？理有未得，存久自明，安待窮索？此道與物對，大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，皆我之用，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，須反身而誠，乃為大樂。若反身未誠，則猶是二物有對，以己合彼，終未有之，又安得樂？」

明道之學全本孟子，「存久自明，安待窮索」一語，深得孟氏性善之真義，故云其與陸王相近也。

乙、伊川之心性說：伊川之學多言理而少言心，然於心性問題亦有相當之分析。遺書卷十八頁二十四云：

「在天為命，在義為理，在人為性，主於身為心，其實一也。心本善，發於思慮，則有善有不善，若既發則可謂之情，不可謂之心。」

此說亦主「心本善」，似無不同於傳統之儒家舊說。唯伊川以心為性，並將性分析為「本然之性」與「氣質之性」，為古人所未道。語錄：

「稱性之善謂之道，道與性一也。以性之善如此，故謂之性善，性之本謂之命，性之自然者謂之天，性之有形者謂之心，性之有動者謂之情，凡此數者皆一也。」此言「本然之性」，又語錄云：

「氣有善有不善，性則無不善。人之所以不知善者，氣昏而塞之耳！」

此言「氣質之性」，是可善可不善。以「本然之性」與「氣質之性」相較，前者為「道心」，後者為「人心」；前者為「天理」。後者為「私欲」。如此解釋雖可彌縫孔子：「性相近」與孟子：「性善」之不合處，（伊川以孔子乃言「氣質之性」；孟子係言「本然之性」。）然理氣二元。一為形上；一為形下則非純粹之唯心哲學矣。

晦庵朱熹：朱熹，字元晦，號晦庵，世稱閩學。朱子為理學宗主，全部哲學在一「理」字，然有「心統性情」之說。語類卷五云：

「性、情、心，惟孟子說得好。仁是性，惻隱是情，須從心上發出來。心統性情者也。性只是合如此底，只是理，非有個物事。若是有的物事，則既有善，必有惡。性其無此物，只有理，故無不善。」

又云：

「人之所以為學，心與理而已矣。心雖主乎一身，而其體之虛明，足以管乎天下之理。理雖散在外物，而其用之微妙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，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。」

心體虛明，心用微妙，晦庵是以心之立場說明理。至於心，晦庵則曰：

「身在是，則其心在是，而無一息之離；其事在是，則其心在是，而無一念之雜。」

晦庵本伊川之論，亦分為「人心」與「道心」其曰：

「心者，人之知覺，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，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，則為之人心；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。」

然則人生之行爲，究竟聽命於「人心」抑聽命於「道心」，晦庵似復歸於一元論者。其曰：

「聖人全是道心主宰，故其人心自是不危。」或問「人心」可以無否？晦庵曰：

「如何無得，但以道心為主，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。」

此言之含意又似並非完全要斷絕「生於形氣之私」之人心，其說支離，故受陸象山之詬病！

「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」此為晦庵於「心」所下之定義。心既為一身之主宰，自然產生「心統性情」說。「心統性情」本為張橫渠之主張，唯晦庵則賦予更詳盡之解釋。語類云：

「心者，一身之主宰。意者，心之所發；情者，心之所動；志者，心之所之，此於情意尤重。」

又曰：

「心，譬水也。性水之理也。性所以立乎水之靜；情所以行乎水之動；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。才者，水之氣力，所以能流者，然其流有性有緩，則是才之不同。」

意、志、情、性，才各有其不同之作用，然皆是從心上發出者，晦庵進而曰：

「仁義禮智，性也；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情也；以仁愛，以義惡，以禮讓，以智知，心也。性者，心之理也；情者，性之用也；心者性情之主也。」

又曰：

「情之未發者，性也，是乃所謂中也，天下之大本也；性之已發者，情也，其皆中節，所謂和也，天下之達道也，皆天理之自然也。妙性情之德者，心也，所以致中和，立大本，而行達道者也，天理之主宰也。」

晦庵之意：性為寂然不動者，乃心之體；亦即天下之大本，所謂「中」也。情為感而遂通者，乃心之用，即天下之達道，所謂「和」也。性與情，皆屬天理之自然。而「心」為性與情之主宰，具有一種靜而常覺，動而常止，「寂而感，感而寂」（晦庵語）之作用，達到貴乎動靜而無不在之地步。是以「心」亦即天理之主宰，此種理論不僅代表晦庵之中心思想，亦建立宋代觀念論之根基。

宋代理學，要為濂、洛、關、閩四家，第周濂溪之理學，以「太極圖說」為要，不多言心性，故於此不論。其他三家於心之概念，大略相似，而由晦庵集其大成。晦庵認「心」與「理」為同物，惟由兩方面觀察之而已。故言：

「致知格物，只是一事。格物以理言，致知以心言。」

又曰：

「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在道則為實有之理，在人則為實然之心。」

晦庵之意，心與理，皆屬真實無妄。理指格物，心指致知，其實只為一事。故云：

「心包萬理，萬理具於一心。不能存得心，不能窮得理；不能窮得理，不能盡得心。」

有人問：「心是知覺性是理，心與理如何貫通為一？」答云：

「不須去著貫通，本來貫通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本來貫通？」答云：

「理無心則無著處。」

除此之外，晦庵復有：

「心包萬理，萬理具一心。」

「理，不是在前面別有一物，「即在吾心。」諸語，皆有「唯心論」之意味，王陽明著「朱子晚年定論」，以「格物窮理」之解說為朱子中年未定之論，晚年則已悟舊日支離之病而主唯心，其說非無因也。唯陸王以明心頓悟為治學根本，接近於禪宗一途。朱派學者多反對之，是以言宋明哲學，宜將心學自理學中析出討論，始可得一明確之體系。

(四)陸象山：象山之學，主先立乎其大者，所謂「大」，即指「心」而言，象山曰：「道即吾心」吾心即道。道外無事，事外無遺。」又以為「心即理，理即心」二者唯一無二，乃將朱子「道心」「人心」之說完全否定。象山學之特色為簡易。人嘗詆之謂：「除了先立乎其大者，全無伎倆。」象山於此亦不諱言，唯曰：

「孟子云：『盡其心者知其性，知其性則知天矣。』心只是一個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上，而千百載聖賢之心，下而千百歲復有一聖賢，其心亦只如此。心之體甚大，若能盡我之心，便與天同為學，只是理會此。」（全集卷三十五）

足見象山唯心之論，自認得孟子之真義。

象山學派，有生之日，其傳不廣，然二百八十年後，王陽明出，乃光大其學。造成心學之鼎盛狀況。且「心學」一詞即由陽明所創立。

陽明序象山全集云：

「聖人之學，心學也。堯舜禹之相授曰：『人心惟危，道心唯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此心學之源也。」

心學之源雖可推至堯舜，而陸王心學實以孟子為宗，同序文又言：

「吾嘗斷以陸氏之學，孟氏之學也，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。夫禪之說，棄人倫，遺物理，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。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。乃所以為禪也。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，孟子之說，其書具存，學者苟取而觀之，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。」

王陽明俱以為「宇宙不會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」，故欲由內心之涵養，以達人生最高之境界，雖謂其非禪，實極富有禪理。唯宋明之哲學家，皆係受佛教傳入之刺激，欲闡釋心性而納入孔孟思想之軌跡中，心學家固如此，理學家亦難免。至於「理學」（程朱派）與「心學」（陸王派）之區分，主要關鍵在乎前者主「性即理」，謂人有「人心」與「道心」；後者則倡言「心即理」，謂「道即吾心，吾心即道。」雖同為儒家言心性之哲學，而理學家實之哲學需二世界；心學家之哲學則僅需一世界，實已大異其趣。本書以象山為始，陽明為宗，述心學之傳統至明末清初，蓋欲以闡明我國心學發展之過程也。